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 / 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扫码关注天鹅副刊

龙头新闻客户端

艺见

优雅艺术地过春节

□陈晓媛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延绵不断，成为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春节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节日，人们以盛大的仪式和热情为辞旧迎新忙碌着。

除了扫尘、赶年集、备年货、买年画、写春联、吃年夜饭、团圆守岁、拜年这些传统形式外，古人还有一个小小的风雅仪式——清供。清供由佛前供花发展而来，唐宋时期已成了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盆景插花、时令水果、奇石文玩、书画彝器、文房四宝，都是养心的雅物，可以放置在案头，成为供观赏的物品摆设。

春节期间，人们多要登门拜年，互祝新春吉祥。这时室内的清供摆设不仅有祈福迎祥的寓意，更彰显房主人的志向与品位。除了室内陈设外，还会悬挂清供题材的绘画作品，用来美化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春节又被称为岁朝（suìzhāo），因此这些与过年有关的节令画就被称为《岁朝图》或《岁朝清供图》。

今天能够见到这一题材最早的作品是北宋徽宗年间宫廷画家赵昌所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岁朝图》。严格来说这是一幅“年画”，画面以石青填底，鲜艳明快、富丽堂皇，极具装饰效果。以朱砂、白粉、胭脂、石绿等色彩描绘了梅花、水仙、茶花、长春花及湖石。花团锦簇，铺天盖地，不留空白，浓艳的色彩，繁密的构图，营造出一种绮丽而热烈的氛围。

明清以来，岁朝清供已成为非常流行的绘画题材，文人墨客以此挥洒才情，寄托幽思，并结合生活中的民间喜乐，通过画中物品的名称谐音、民俗寓意、历史掌故等来表现一个美好的新年祝福。瓷瓶代表平安，荔枝代表吉利，白菜代表百财，鱼代表连年有余，柏枝、柿子和如意的组合表示百事如意。佛手表示多福多寿，石榴表示多子多孙。三只羊寓意三阳开泰，荷花寓意祥和，松枝寓意长寿，牡丹寓意富贵，梅花寓意着“雪里已知春信至”，水仙是花中雅客寓意吉祥，等等。这类绘画生动活泼、寓意深邃、雅俗共赏，给节日平添祥和喜庆的气氛。

清代每逢新春，宫廷画师们都要呈交《岁朝图》，以供皇室春节期间装饰点缀之需；皇亲贵胄、朝廷命官也以进画的形式，向皇帝恭贺新禧。甚至皇帝本人也会举办“开笔式”，率先绘制《岁朝图》，表达四海升平、风调雨顺的美好希冀。乾隆皇帝有数十幅这一题材的作品传世，并题有吉祥诗句，多钤“天地一家春”朱印一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除画有大量花卉与器物组合的清供图，还奉旨绘制尺幅巨大的《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后宫庭园当中种植着青青翠竹、傲雪的梅花，陈设着怒放的盆花，摆放着博古彝器的架子。乾隆皇帝手持如意端坐在交椅上，目光投向怀里的小皇子，流露出慈祥的父爱。稍年长的子女们在旁侍立，一个皇子向他敬献寿桃，还有皇子在放爆竹，处处展现出其乐融融的皇室家庆场景。

到了近代，居巢、任伯年、吴昌硕、溥儒、黄宾虹、王雪涛、郭味蕖等许多著名画家也都画过“岁朝”性质的作品。尤其在齐白石的笔下，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平常之物：灯笼、鞭炮、酒壶、杯盏，皆入画面。《新喜》是齐白石93岁时的作品，造型简练生动，用笔老辣，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白色瓷瓶中红梅枝干遒劲有力、花朵妩媚绽放。自然界中，梅、桃、杏等蔷薇科花卉以五瓣居多，也有重瓣、半重瓣的品种。但在岁朝类绘画中，梅花以五瓣画者为主，是以“五瓣”寓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福；而且“五”居阳数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更有非凡意味。画面中五瓣的梅花、随意摆放的五个柿子都有无尽吉祥的含义。龙纹的瓷壶配以两个小酒盅，增添了节日愉快酣畅的气氛。鞭炮入画，不落旧蹊，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不仅突破了文人绘画的清冷气息，还增添了情趣性，显示出了天真浪漫的童心。齐白石通过谐音、谐趣，在营造轻松欢庆氛围的同时，表达出了朴素美好的祈愿。

其实清供这一传统形式，千百年来早已深深浸润到我们的日常之中，在不经意之间装点着我们的生活，并且无处不在。人们都喜欢春节室内摆放一盆鲜花，增添节日气氛。尤其广州有“无花不成年”的说法，其迎春花市延续了百余年，至今依然人潮如流，热闹非凡，人们购买金桔、桃花、水仙等花卉植物，不仅燕闲清赏，还用来讨个好彩头。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也处处暗含着小小的仪式，如水中盐，融汇在点滴之中。一株文竹，是亭亭玉立竹子的缩影，是“不可居无竹”的替代。水培的绿萝、铜钱草，在灵动水波的衬托下，是高洁无染的象征。一盘水果，是居家生活温馨惬意的表达。郑板桥有诗云，“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仍然会在瓶子中插一枝塑料花，在窗台上用清水栽几株蒜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无须刻意，无须破费，心有所属，寄托于物，自有一种生活态度或情趣蕴含其中。这种小小的仪式感不仅是具体的、物质层面的行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是内心情感表达最直接的方式，是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从历史深处滚滚涌来，是弥漫于现实空间的文化传承力量，更是深厚而绵延不绝的传递，是历史赋予现实的推动力。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的生活。2021年的春节，也许很多人不能返乡与家人团聚，那就让我们追寻历史，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优雅情趣，面对明窗净几，煮一壶茶、酌一杯酒、吃一块蛋糕、赏一朵花、读一本书，发现珍惜眼前的美好与幸福，优雅艺术地度过这个不一样的新春，坚信所有的病痛都会被温暖的春天治愈。

齐白石《新喜》

赵昌《岁朝图》

乾隆《岁朝图》

← 郎世宁《乾隆帝岁朝行乐图》

乐享派

王璁的爵士歌曲专辑《盛放》

换个姿态，我们继续歌颂爱

□阎逸

爵士是音乐中的魔法，无论它的吹奏、弹奏还是哼唱，都带有一种奇妙的、由简入繁的灵感即兴，只要你在听，那样的惊艳之花瞬间就会绽放在耳中，仿佛耳中那棵高树上的叶子不停地坠落，剩下的，只是它奇异的果实：在黑色里哼，在蓝色里唱，有些战栗和妖娆，不合常规，特立独行，但同时又傲视整个尘世，像夜晚燃起的自由灯塔，压低了航行的星辰和月亮，将一切不可能的火焰和波浪都变成可能。

王璁的爵士歌曲专辑《盛放》就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20年的准备，所有的诘问都有了答案：绽放的一瞬，东方韵律将被打开，并重新赋予一份美学认知，与西方爵士乐中那种“怒放的灿烂”互为呼应。

附碟中的三首歌曲均出自王璁的手笔，主题都与夜晚有关，《翡冷翠一夜》歌词取自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同名诗作的结尾部分，翡冷翠（Firenze）即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故乡，异国的天空面纱轻轻拂去，你或我的故事都将隐藏在这忧伤而唯美的曲调中；而《静夜思》更是将英文歌词、李白的诗歌与广东童谣拼贴在一起，从爵士到粤语唱腔的转换，仿佛星空下的两个人复述着同一个感官之梦；《呢喃》（Whisper）同样是舒展的夜晚，在吉他流逝的抽象里人声成为依靠，微风一样简洁。

对于仍然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地下，并且遮遮掩掩的中国本土爵士而言，王璁的创作尤其显得珍贵，或许将是在新时代内地爵士笔记中写下的重要一页。

之所以先谈附碟，是因为在收到这张专辑后，我最先听的就是它，而不是正碟，其中多少带点儿鬼使神差的意蕴，以至在我连续听了一周之后还恍若初度聆听。聆听是一道减法，不停地减下去之后，留存的曲目将取得它们应有的位置，但若无法再减下去呢，耳中的迷醉是不是将得到强调并被放大？尽管王璁的声音特点并不显著，音色也不足以让人有猝然一惊的感觉，但她的嗓音里有一种洁净，那种过滤掉被众多流行歌手过度灼烧的情感杂质的洁净，这使得她的演唱特别适宜在夜晚倾听，夜晚的爵士混合着灯影酒醉，爱或记忆在心头悄然闪现，像镜子的内外浑然一体，如唱片扉页所写：换个姿态，我们继续歌颂爱。

相对于附碟，正碟的曲目选择可以看作是王璁一个人的爵士家书，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和墨西哥的作品均是名家经典，经过重新配器或编曲的八首作品综合起来，亦可以看作是一份向大师们致敬的爵士摘要，而随之形成的互文性语境，无疑会迎来某种类似书写的听，将内心抵押给歌喉的听，把寂静、孤独以及种种人生际遇参与到歌曲当中的听。一首歌通常是由词曲作者、演唱者和倾听者共同完成的听力阅读。如果从爵士乐深处快递过来一个地址，用来注册的聆听将不止一次地呼吸着抵达之谜，就像如果将王璁演唱的《午夜梦回》（Round Midnight）放到塞隆尼斯·蒙克弹奏的具有文献性质的钢琴版里去听，巨大的空虚会不会带着粗暴的痕迹突然划破神秘的星空？但如果蒙克仅仅只是作为伴奏者呢，未具名诗人的言说会不会将这个音乐中的午夜变得真切起来？——“午夜是叙述人生的好时间”。这一切，只有将两个版本对照起来听才知道。

保罗·康特的名作《跟我走》（Via con Me），曾多次作为插曲和片尾曲，分别出现在《法国式亲吻》（1995）、《莫斯特·玛莎》（2001）、《各显神通》（2002）、《美味关系》（2007）等影片中，在这首歌里，康特那沙哑的嗓音唤起了地中海的某种气息，充满忧郁和梦幻。与之相反的是，王璁的演唱要轻柔一些，如飞鸟掠过书卷里的树林，生怕一不小心就破坏了其中的画面感。时间上也多了1分30秒。一分钟天人老矣。一分钟，用来认识世界不够，认出爱却够了。这是情节性的无限延续和对无尽悬念的揭示：“没有灰色的时光，只有音乐，还有你喜欢过的人”。

这张唱片中的每一首歌都擦亮了乐器，不带任何尘埃，仿佛每一次的旧曲新弹，旧词新唱，都在我们的旧梦中下了一场新雪。人声也是一件乐器，从舌尖上绽放的语词意味着人生情绪的起承转合，或热烈，或从容，或迫切，或温柔，或孤独脆弱，像被时间朗诵的光。在比较着听过艾灵顿公爵的《这不算一回事》（It Don't Mean a Thing）、夏尔·德内的《与爱同行》（I Wish You Love）之后，《灯影交醉》（The Lamp Is Low）带来意外的惊喜，莫里斯·拉威尔作为源头，钢琴流淌的蓝色底调里冥响着古典，一种深情的东西开始浮现起来。而康苏尔洛·委拉斯凯兹的情歌《深情一吻》（Besame Mucho）在王璁的吟唱里是减速的，放慢了节拍的旋律意味深长，像一盏灯突然照亮了我们生命和记忆中的某个章节，我们疲惫不堪的生活，我们伤痕累累早已忘了疼痛的心灵，在这样的旋律中得以复苏并重获新生。

安东尼奥·卡洛斯·乔宾的歌曲《一个音符的桑巴》（One Note Samba）和《再见忧郁》（No More Blues），实际是探讨音乐母题的，它们隐喻着哲学，或者说如何拆开哲学信封读取音乐的奥秘，我们不知道在曲目的选择上，王璁是否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对爵士乐近乎无限的阐释中，她完成并提交了自己的定义：“不媚俗，不妥协，不孤清。”而在“找到内心深处长久期待的声音”的意义上，她是代替我们远行，在这个爵士乐的用意识流变奏的季节里，她就是那个不断为我们领路的人。

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爵士乐评论家菲利普·拉金视爵士为一种令人或悲或喜的情感体验，著名的爵士乐迷村上春树认为爵士是一种宽恕，王璁自己则喜欢将爵士当作一种品尝生活的方式，如各种各样的咖啡。就《盛放》这张专辑而言，我个人更愿意将其比喻为一列穿着旗袍的爵士火车，没有风驰电掣，那种慢慢驶过记忆的绿皮火车，火车头冒出的蒸汽悄然弥漫在某个旅途的开头，有一点儿沧桑，有一点儿怀旧，甚至有一点儿恍惚，沿途的风景尽收眼底，而远处歌声的召唤将针对每个听者而存在。

文坛走笔

绝境中的不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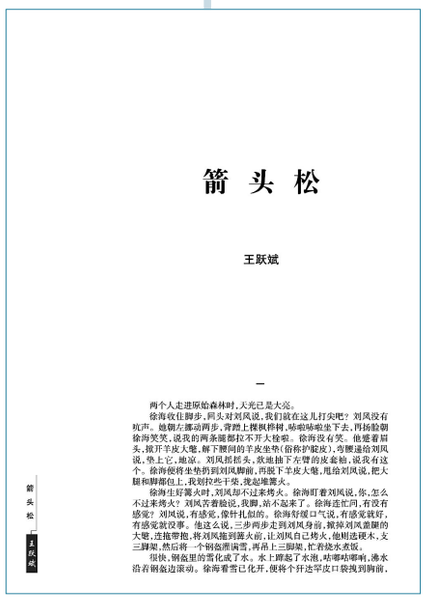
读短篇小说《箭头松》

□赵依

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开篇即设置叙事的截面：东北抗联某留守部队突围无望，徐海带上刘凤朝西北方向突围，找寻西征队伍。弹尽粮绝的徐海和刘凤在原始森林中互相扶持，扒树皮、切犴达罕皮口袋、乌拉鞋充饥，为了补充体力决定捕杀黑熊，徐海因此受重伤，肩负汇报使命的刘凤拒绝单独前进，一路用爬犁拖着徐海前进，并与同样受重伤的于江汇合。最终，于江和徐海决定赴死，不给刘凤增加前进的负担，刘凤带上二人留给她的补给，依循一棵棵刻着箭头的松树，在晕眩中与大部队会合。

这里，作家有意设置了一个阅读陷阱。实际上，刘凤很可能牺牲了，冻死的人会觉得燥热，所以刘凤脱光了衣服。在树下抓那只蓝大胆鸟，进而树下的洞、火堆和洞里的人都是茫茫雪原上的幻觉，后来洞里的人消失，包括洞外又出现了师长，都是如此……只不过，作家止于所当止，虽然没有打破幻觉，却把小说收住了，给读者留下刘凤或许可以得救的光明想象。这支小部队，那么艰难求生，最后却一个不剩，实在令人动容。然而，无人生还终归是过于残酷，作家以对短篇小说的极强驾驭力和把控力，赋予文本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将这个17岁女英雄的生命交付给读者，在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之间，为读者搭建出阐释、理解乃至参与小说最终完成的充足话语空间。

小说以线性时间结构展开故事，塑造了在绝境中不放弃使命、不抛弃队友、不丧失信仰的英雄形象，人物有血有肉，土匪出身的于江想挨着刘凤睡弥补没碰过女人的遗憾等情节，写得真实可感，增添故事性和人物的丰满度。结构的严整性、情节的集中性与人物的典型性，均是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王跃斌以独到的题材选取和故事架构能力，呈现单一事件所具有的广阔意义、价值与能量，他说：“抗联有许多将士都没有留下姓名，于江的真实姓名叫徐紫英，是师政治部主任。我为了小说需要，把他写成了副师长。刘凤有原型，可惜不知道她的姓名。”事实上，也正是无数的细小事件和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孕育出了伟大的道义和胜利，而“以小见大”，不仅是《箭头松》的故事内蕴，也是短篇小说的重要写作方式。



箭头松

王跃斌

一

两个人走进原始森林时，天光已是大亮。

徐海收住脚步，回头对刘凤说，我们就在这儿打尖吧？刘凤没有吭声。她朝左挪动两步，背蹭上樱枫桦树，咕咚咚咚坐下去，再扬脸朝徐海笑笑，说我的两条腿都拉不开大楂癍。徐海没有笑。他蹙着眉头，拔开羊皮大氅，解下腰间的羊皮坐垫（俗称护股皮），弯腰递给刘凤说，垫上它，垫说。刘凤把丝头，收进抽下左臂的皮金箍，说我有这个。徐海便将坐垫扔到刘凤脚前，再脱下羊皮大氅，甩给刘凤说，把大腿和脚都包上，我刻挖些干柴，搅起堆篝火。

徐海生好篝火时，刘凤却不让来烤火。徐海盯着刘凤说，你，怎么不过来烤火？刘凤苦着脸说，我腰，站不起来了。徐海连忙问，有没有感觉？刘凤说，有感觉，像针扎似的。徐海好缓口气说，有感觉就好，有感觉就没事。他这么说，三步两步走到刘凤身前，裹掉刘凤盖腿的大氅，连拖带抱，将刘凤拖到篝火前，让刘凤自己烤火，他则砍硬木，支三脚架，然后将一个铜葫芦盛满雪，再吊上三脚架，贮着烧水煮饭。

很快，铜盆里的雪化成了水。水上蹿起了水泡，咕嘟咕嘟响，沸水沿着铜盆边滚动。徐海看雪已化开，便将个纤达罕皮口袋拽到胸前，

箭头松 王跃斌

↑《中国作家》2021年第2期刊登了我省作家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